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六六冊目錄

文學類



勸善小說

鵬砭軒質言四卷·····	清 戴蓮芬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〇〇一
夜譚隨錄四卷·····	清 和邦額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〇三三
夜雨秋燈錄四卷續集四卷三集四卷·····	清 宣 鼎著·····	清代筆記·····	〇六六 一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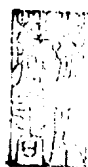
神異小說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	清 俞曲園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二〇一
島居隨錄二卷·····	清 盧若騰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三三五
志異續編四卷·····	清 宋永岳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三六七
聽雨軒筆記四卷·····	清 徐德清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四一五
咫聞錄十二卷·····	清 慵訥居士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四七三
埋憂集十卷續集二卷·····	清 朱梅叔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五六三
南皋筆記四卷·····	清 楊鳳輝撰·····	筆記小說·····	〇六六 六三三

鷗
砭
軒
質
言

清 戴蓮芬著

鵬砭軒質言



鵬砭軒質言提要

是書乃清季南通戴蓮芬氏所著以鵬砭名軒者蓋取戴高士願雙柑斗酒聽鵬故事名之也質言四卷所紀諸事故家舊俗風流未泯遺聞瑣故大半未經人道措辭亦雅潔可喜篇末數則尤與世道人心有關係誠砭俗耳此為良藥石歟

鵬砭軒質言序

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微可信君子弗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者日盛怪諸書雷輒刺而鄰於激言囑之條觀風雅而涉於夸言則文矣紀載之本意捐何也余不敏少為帖括所困於體世之文稽古之學生乎來如而又俗累紛紛放其心而不返編彙彙輒苦不文則門牆拙者數矣顧自五上長安以來先除荏苒半消磨於輪蹄馬足間每當客館孤燈伏枕不寐則取失半生閱歷與夫良友之清談野人之傳述凡可以新耳目者一一皆隨筆記之以當揮塵清談之助未為消遣無取潤色以為工微此勸德秉事經書以示巧特以中無一物未免博取口之胡盧然以樸人作雅語似難勝於說為文者之令人作嘔也有亦我者即取其事弗求其詞是則余之罪也夫

光緒五年十月望日戴蓮芬自叙

鵲軒實言目錄

卷一

錢中丞

嫁妾得子

三姑娘

任柱

洪梅孫

黃崖教匪

都天靈籤

太平鼓

狐打變

蛇異

危症獲救

長生猪

江慎修

卷二

何中堂

張忠隱公

賣蒜翁

郭恭陶

狐船

鬼梳頭

揚州旅邸鬼

祀族叔祖避亂事

湯文忠公轍事

雷提龍王像

燒車御史

卷三

賣薑翁

薛執中

麟鸞傳

命婦屈盜

計十官

三世四節

亢掌櫃

騷狐

書燈自走

花妖

祖宗示兆

兩杯茶教匪

江慎修

好兒

僵屍三則

狗報冤

劉松山

洪承疇九世後身

凶宅二則

趙甲

周石工

王孝廉

純孝通神

某中丞道友

打人王

楚北異人

王文煥公

五代進士

某翰林

鬼拜人

姜生

王二太爺

孟先生

呂祖祠靈籤

程大人

姻緣有定

周成

玉皇殿夜陰

靈山雷祖真傳

辣手除奸

儒醫

禁烟原委

玉哥

胡佃

開路神

李升

無子有子

官詐

魂辭行

胡殿元

五子登科

吳應和

梅著狐仙

一真和尚

彭宮保轍事

西來庵滋事紀甚

孟鍾仁

夏顧氏

詩僧

記丁卯閏中事

五色埤

陰兵

無首兒

柳會公費

楊匪

李先生

龍瞎子

失物有定

騙子二則

破鏡重圓

錢大令

明太太

任叔振

粵之江以南所在隔賊同治改元不二年巨寇蜂起重觀太平人咸知曾文正公與左李二相圖盡心戮力克成大勳而不知其端實發於錢中丞鼎鼎鼎銘以舉人教習傳訓導援例為戶部主事以憂歸見時事多艱遂不出時江南唯上海獨存吳中士大夫多携眷輓輓謀上海急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曾侯甫克安慶將求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賊卡軍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皖乞師者難其人公毅然請行遂駕洋船從賊中直抵安慶為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為通商碼頭貨物充牣一旦資賊則全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公力陳形勢難以痛哭文正公為之感動遂許之命李相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公謀之吳人賊洋船五破浪來迎海師直趨賊卡一千餘里安城黃浦江人心始定俄而賊大至四面環攻李遂創匪魁與曾左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帥將募勇一萬二千將東旋文正慮所募

卷一

皆各營最年徒度軍餉命公往截散之公馳行過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譴者文正大奇之而移師之議乃決粵賊平後准軍北勤檢過章日夜逐賊不得愈公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誤咸豐七年文正薦公可大用伯相亦力言之遂調大順廣德糧按察運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公抵任以練營兵請加餉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練兵之名實亦自公始也後變于任即與有加焉

薛執中

道光中大學士福濟大慶皆好神仙術一時士大夫附會其說如某某太史亦與焉有妖人薛執中挾其術遊東三省自言得異人傳能驅神役鬼起死回生愚民奉若神布施無算時邊外將軍某亦好遠聞其名重幣招致幕百尺浮圖居之而已膜拜其下頗得亦實有異術非徒為大言者佳口外數載聞京中宰相某與之薛欲往將軍不許薛大笑曰某行宜將軍所不能禁請以千人圍浮圖而遣使催某往京師某如後期非夫也將軍如其言比報至薛到已一日矣先是文相某獨坐忽見端如飛鳥墜一羽客翩然入道骨仙風鬚眉皆古丈相某詢之薛言口外將軍係某弟子聞中堂某神仙術故不遠千里獻不死丹耳丈相某呼方術薛口若懸河談論玄妙

夫相乃開鑒室奉養極明且招福相及諸同志俱師事之薛導以運氣採精及新三尸諸術說不倦部務幾廢又以符水治人疾病遠近聞傳求治者無虛日某御史國朝包拯也彈劾不避權貴惡僧道若仇會太夫人疾醫藥無效有處婦者痛割之太夫人故信佛怒曰爾不欲母生耶苟活人僧道何害御史不得已延之於西薛曰易治耳是腹中有二泥人藥下之即愈御史盛重其術姑試之果愈左右嘆神仙不置御史大怒曰左道旁門聖世所禁况輩輩之下妖人敢橫行無忌哉具疏劾之薛下刑部獄嚴刑鞠問盡得諸弟子職名予是文福以下皆得罪而薛棄刑之曰談笑自若弟子皆瘞之輕若無物政務不怠况不知是仙是怪也

錄要得子

吾通德孝子曾林僑寓如皋四十無子謀買妻其族有貧而鬻女者曾林僑為張姓女重價歸之入門夕孫妻詰得實告孫孫曰言幸早否禽獸子孫何有吾將女著之俾擇夫嫁焉乃改適沈贈金田五十兩仇僕某孫後納妾得子三長桐軒庫生火理醫監生三少谷魁於鄉

續傳

續傳字玲瓏本大家女體纖弱臨風長嘔常如欲傾足下續履僅容指秋連着地瘦絕可憐貌清癯如兩後前風賴天無脫盡脂粉粉粉幼慧工詩性奇傲有為所鄙者輒冷語刺骨雖至親弗顧女伴咸規之則曰吾胸懷落落豈下拔古御不能容此輩雖親也由是忌者日眾雙雙覆覆許婚同郡侯氏子侯以賤棄起家讀書十年迄不能操管終日握籌計母子其精明乃過于人口頃碎碎若老嫗既成禮當物其讀書明大義侯不聽營營如故嘗自嘆命薄另室居焚香煮茗以詩自娛時感泣而焚之侯夢亦不過問其表戚宋生者白可人也少年綴纓性不耐與俗人語嘗謂塵世碌碌皆無足語者惟巾幗中樂清淑近之令人憐然意遠吾將求解語花作益友耳偏遊吳越齊魯無所遇遂歸一日過侯門適當奉事出買花宋解語花作益友為明趾重不可舉嘗略一注目急及身入侯與宋交談談笑又不時出故不離寸步至其婦室過宋而過宋婦問姓名宋笑曰此表弟宋某也宋某不識耶導與先生起揖宋還禮依婦身畔坐俯首結帶時一舉目恰與宋眼光相射紅暈粉頰嬌羞不勝宋欲舉手顧古若澁將吐復如者再亦不覺而為之却婦則旋其門難以結繩宋嘗愈不能如各辭別次年上元日又遇于婦家婦定歡門葉子戲宋雅不

故刑部每禁盜案皆尊為好漢雖日在行棧無手足拘掣長其風氣然也實武
門外南橋街一宅本湘人之寓於京者舊精頗厚其命婦麗若天人一日夫嘗携
二僕攜被去家留一媼一更夫守門三更命婦已熟睡有巨盜數十人持械破大門
入更夫呼聲震屋而下不敢出命婦係起聲和問正室南向坐待之盜蜂擁進命婦
揮之曰止盜相顧驚異皆命婦曰諸君皆自命索饒欺一婦胡為請問明大
敵仗為妻身來乎為妻財來乎盜曰夫人金囊生妾想天且不客問府上有餘藏
兄弟借盤纏耳夫人曰此亦不妨東屋白箱有白金金囊可自取之勿壞我室也吉
已攜鑰匙于地盜傾取曰夫人仗義汝等勿驚我一人取之足矣遂拾鑰匙箱袖十
餘金局如執出曰本不應冒昧以討利市畧取些須謝夫人賞也眾羅拜而去自後
中門不開永無盜患云

任柱

周治時盜案日熾縣署以賴沈光為最而悍悍則莫如任柱所統皆馬隊官軍方刻
運河而守檢聚盤旋於濟南汴海之間其踪跡忽官軍尚未能制勝一日銘軍與賊
戰獲一酋訊知為任柱帳下人將殺之酋大呼曰救我我投誠哨官唐其甥也願保
釋劉省三軍門銘傳曰汝能殺任柱乎曰能界為銘一曰成功花翎一守備一全二
百不能勿返也其人執槍馳馬去復歸柱柱不疑仍置左右明日又戰其人忽以槍
擊柱斃于陣賊喧嘩而驚曰魯王中槍矣不戰潰其入馳馬白軍門實如約賴支先
遂以勢孤被擒擒乃滅又山東軍興紀畧云銘軍追賊至日縣先鋒騎兵擊賊洋槍
傷任柱右耳由腦際出賊狂奔入積槍銘軍追及之柱憤急創死戰集馬步賊伏
城南林落銘軍分路進天忽大霧守不見人賊眾且悍官軍無不支先鋒死戰賴沈
先牛遂先敗柱自率馬步數千斜出東南七八里其出官軍後銘軍知徐按回軍擊
也擒氣油柱馳馬陷陣死傷狼藉與敵退者忽賊中自營曰魯王死矣官軍乘間擊
賊獲柱尸奔降賊去柱槍子洞腰肋斃陣前是役也先有賊目潘貴升密書致銘傳
願斬柱贖罪銘傳允為奏給三品花翎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
殺又一說有營官參軍鄭長安者收得任柱義子某侍之殊禮某感其恩曰吾何以報
將長安曰何言報也侍愈厚某又言之再鄭某意誠乃數且泣下曰難言也某
請蓋蓋出誓曰長安乃曰非為我斬柱首不可某拜應曰諾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
之即日奔陣而出直抵柱前棄馬伏地大號曰負大王死罪今日遂歸就死柱曰但

卷一

五

歸何處令並馬行相得甚歡曰兒從來五十騎請大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野
今之能往顧視方屬其洋槍中之賊遂率五十騎馳而出棄故拒者實其為金櫃來
終實花樹至今猶存係三說互異並錄之以備後君子之考焉

計十官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即返以為常妻黃氏性悍奴視夫
稍拂指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呼喚渡渡渡其被賊劫去黃
白物急呼客已散初念甚憂轉思客殊似似有重要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貨不
可強奪得之馬知非禍我乎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見今從
千里外歸故人乃得向堵物失之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泥首問
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焉不言姓名去時已暮抵家叩柴扉妻不巳計其言拾
金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修福相守客來還之矣妻唾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
十年受黃蓋且不飽今天賜白金秘之猶虞其索乃拾之以俟其事知君乞丐
相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及辱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氣曰非義賊
甯死弗償不相見亦易事卿勿悔要曰天下男子即死盡亦念不到乞丐骨何何
計大怒便奪門出妻連閉門尚歎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渡遂請附載
舵人引之盤坐船頭鐵火中焚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勝妻子俾凌辱至此今不
身報復食宿且無不覺法然涕下船中一結首客衣履鮮潔方據案食見狀詢其故
計履告之並述婦見逐船起立曰若然君子人也勿憂小富貴我與其飲既而曰
僕有銀囊五其最感者為武昌之靴囊以司會計無端人托母銀以萬千計近為吾
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任者君往僕可軒北顧憂矣計言身係舟子焉能外
無他長恐負翁託客國言無妨延君不過資彈壓耳但坐鎮難容即稱乃職何辭
計始受命明日至漢署署置冠履命食札至武昌易姓歸號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進
見翁極歡意知代姪來東肅然呼先生而不名計遂日危坐探銀點點者以言結之
計正色嚴拒以故號中規矩整肅年有至開門無能乃有盈喜曰我國知計可大
任也酬千金計不允翁曰雖然當更為君謀之遂代收附已歸其權子母利乃倍佳
日未十年蓄至二十萬翁書指其具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增十五所未敢忘大
德已將薪水資權利得若干數君無家室者無堆積處就號中數通接銀當歸
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贈也何嫌為計乃受囊翁前襟不廷容盈然仍自操

卷一

六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即返以為常妻黃氏性悍奴視夫
稍拂指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呼喚渡渡渡其被賊劫去黃
白物急呼客已散初念甚憂轉思客殊似似有重要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貨不
可強奪得之馬知非禍我乎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見今從
千里外歸故人乃得向堵物失之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泥首問
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焉不言姓名去時已暮抵家叩柴扉妻不巳計其言拾
金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修福相守客來還之矣妻唾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
十年受黃蓋且不飽今天賜白金秘之猶虞其索乃拾之以俟其事知君乞丐
相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及辱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氣曰非義賊
甯死弗償不相見亦易事卿勿悔要曰天下男子即死盡亦念不到乞丐骨何何
計大怒便奪門出妻連閉門尚歎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渡遂請附載
舵人引之盤坐船頭鐵火中焚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勝妻子俾凌辱至此今不
身報復食宿且無不覺法然涕下船中一結首客衣履鮮潔方據案食見狀詢其故
計履告之並述婦見逐船起立曰若然君子人也勿憂小富貴我與其飲既而曰
僕有銀囊五其最感者為武昌之靴囊以司會計無端人托母銀以萬千計近為吾
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任者君往僕可軒北顧憂矣計言身係舟子焉能外
無他長恐負翁託客國言無妨延君不過資彈壓耳但坐鎮難容即稱乃職何辭
計始受命明日至漢署署置冠履命食札至武昌易姓歸號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進
見翁極歡意知代姪來東肅然呼先生而不名計遂日危坐探銀點點者以言結之
計正色嚴拒以故號中規矩整肅年有至開門無能乃有盈喜曰我國知計可大
任也酬千金計不允翁曰雖然當更為君謀之遂代收附已歸其權子母利乃倍佳
日未十年蓄至二十萬翁書指其具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增十五所未敢忘大
德已將薪水資權利得若干數君無家室者無堆積處就號中數通接銀當歸
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贈也何嫌為計乃受囊翁前襟不廷容盈然仍自操

又數年富貴與翁境乃置其室於終身不娶實自計出後適居者日大費侍
飽食醴醢夫性殘酷婦稍萌故態操屠刀剔其筋脈行哀求乃免後聞計當日悔泣
夜仰天誓青死

洪梅孫

洪梅孫茂才名祖詒徽之歙縣人祖父以茶商起家富甲一郡列肆偏江南墾下河
家於通庚午大比之年並舉優拔林梅孫屢試皆首選自以為拔華優行如操左券
否則亦必食餼于庫矣復試日趾高氣揚目無餘子聞唱已名昂然排眾入倉粹問
忘除眼鏡文宗怒叱之梅孫大悔惟文思頓滯草交卷出自計命中有天廚墨磨
米當不能奪蓋歛邑出七缺梅孫名第二也甫出院見牌示高懸訪生謂集有批處為
惜者有撫掌稱快者心大疑急視始知己名已降劣等並究學師不覺神氣沮沮
頹矣去是秋入闈又以房薦類滿見選從此文運日蹙前年無梅孫名矣予與梅孫有
一面緣曾讀其舉子策與一切著作才思橫逸氣象光昌決為及時利器乃以一念
自矜致功名垂得復失世之不如梅孫者尚何必斤斤然以文章自信哉

三世四節

孟元舉

孟元舉

孟元舉

孟元舉少君晚舉家有賢婦誠三寶之光哉至不獲已而相舟明志冰炭矣貞過
固難心良苦矣然而表及於里履跡光於史冊幽光必發積善有祥何其崇也
余嗣曾祖輩桂公少孤有至性事母無間言娶姚湯太孺人體公志侍奉愈謹家
貧公思以文章顯父母定省外門戶刻苦無虛地太孺人針指佐炊水雖瓶罍不以
語公恐瑣瑣亂公心也公年南壯積勞致疾卒太孺人守節自矢嗣火房飲和公長
子大中撫育如己出時姑衰多病飲食需人太孺人日夜不得息無倦色適年病益
危冬冬同姓太孺人夜焚香默禱持刀割腕肉三寸許和藥煎湯進姑立瘥又數年
乃卒太孺人殯祭如禮哀痛成疾每亦卒含歛尸如生者三日不撒
大中公既嗣長房痛父喪志切守節復舊業繼見學宗素出所素鄙者冠其曹乃
絕意功名慨然明出塵想轉白蒲願太孺人既成禮明日隱去偏訪無知者太宜人
盡去簪珥依兄諸生元紡績自給嗣姪長庚課之誦既長長安以供事義細得
先府君長庚公為選之年本生姚已先卒繼姚氏范隨公北行主家政賢聲傳風
雲諸孫甚至然有少失德謹河之不少德侍職獲重則思有加德故奴李升官為

為宜人見禮欲適宜人故他從縱之去後卒得其死同鄉有告者皆竭力未嘗
有德而補布外什集為空先府君性純孝數家宜人勿操作宜人曰吾藉此舒筋
且以勤儉示子孫也丁巳府君卒宜人乃率先姚及弟兄弟回籍士成太兄以瘵疾
卒宜人亦痛適夕亦卒年節逾四十年

自嗣曾祖至先兄凡四代惟先府君享遐齡府君先火房出火房范宜人雖亦
而克昌公猶能享中壽蓋真風水之說獨不利於家子歟同治癸酉春兄出痘大亦
家子也且五世矣其不利也蓋信乃范宜人後三房又有以節著者堂叔壽昌飲和
公孫也實子外早死叔母馬故名門女聞訃毀容自矢先府君以季子連祭嗣其祀
同治和與顧范二宜人同時請旌擬入祠附湯諸人祀云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臨清死難積功之弟也籍江南儀徵初頗讀書屢試被黜遇術者周
太倉導以鍊氣辟穀取精元牝諸術積中感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太谷正法積中
益修術術愈精人謂師尸解去欲證道者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
樂由是惑者寢聚往往踵門敬賴流血積中故嚴拒之謂無善報先令其作諸小書
而誣詞其語謂某事惜財某事惜力為太谷所擯其人懼固諂乃許之偽使黃金于
庭謂無道根固不納裝女奴使人引而出曰多麼厚禮也反與此輩僧父蓬首婢同履
處于是高門甲族男女奉若神明積中錯處其間亦不復引嫌矣道光中嚴將變
法天下奇士如周紹甫馬元林關恭李益俱集揚州積中處為所擯乃取諸孟太學
行義近思錄諸書日相討論極相相信之為表揚當遵聲願起咸豐六年遵粵匪過之
山東肥城縣黃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黃崖北黃崖惟北黃崖界清山形三環抱左危
峯若門戶中廣百畝積中築室其巔炫其術引誘避兵者不旬日山成市乃壘石為
兩塔築大塔其上引河水環之市弓弩甲仗為武備序又建祭祀堂於夜樓燭光
最黑非其黨莫能窺也收太谷舊孫婦李氏女甥吳崇雲為女弟子列屋居不輕見
客見則必先叩抗不答禮其傳教則高弟吳崇雲過傳堂則權東東轉相授受五日一
聽講不能誦習者驅之從教者袒右臂戒惜財戀色子女玉帛毋許傾軋惡聞動自
肥城之孝里鎮濟南會城內外東河之清口利津之鎮門關海豐之堤子口安邱雖
縣等處皆列市肆千里之間奉其使令鄉愚呼張聖人吳劉輩則稱七先生而不敢
名同治四年津縣民王小仙童室徒黃崖知縣靳呈怪之捕小仙詳上臺聞撫軍收

奉肥城令詣黃慶見積中積有萬計乃疑五年九月五都民葉榮華事作亂事
洪供同黨姓名師積中為首約期陷省會再陷青州兵仗已城城內搜之果獲已而
其黨次第俱供同謀聞下布政使司檄巡捕唐文慶與長清令陳恩義入黃崖令積
中赴省自白念其老且世家無意殺之也既入告吳某吳以先生游五季對言未已
一人持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起大鐵連鎗丈餘等絕馬而馳尾追者殺使黃崖肥
城令南入城聞報亦起馬馳被殺時撫軍在東平疑之搜捕其子山東候補知縣
紹濤同藩司員弁入山奉父至省而紹濤已先期亡回籍假實已入黃崖矣遂歸
令吳某示之復出示張若門外一十六日山嶺紅旗一若端偏立共族緣道運薪糧
煤燭者相繼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肥城各鄉莊又武定鹽島戡兵仗由大清河抵
孝里鋪入山岩中各隘安巨礮撫軍猶微潘道員駁文招之終不出越四日實積至
長清令吳某與林令入山被阻反跡大者于是撫軍率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
府王成謙副將王心雲諸營並進駁文率千總王榮騎兵勦入山路徑十月朔騎兵
先克匪水裏鋪紹修乘勝入山縱巨礮轟賊卡斬劉規聚正起由東山衝尾進焚其
卡棚搜火器軍械折鐵號初諸軍皆登山奪隘絕其汲道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

卷一

日積中回至詞意悽慘撫軍怒出示招諭凡居民投首者不誅縛獻積中者予重
賞若年無十人至者賊火器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害甚嚴撫軍恐玉石俱焚命
錄功是日紹陵出謁撫軍許以不死命遣官偕居民將黑文積中書來言人心洶洶
造冊宜從緩而民間傳言匪已遣謀召武定鹽島各州縣來書亦云河西搶匪將渡
河救黃崖撫軍撫膺長嘆令進攻于是東西並進匪死拒槍石交下傷升勇數十血
雨流注呼聲撼山成據軍繼開花砲斃匪甚眾岩中礮炮四合紹修軍由岩西攀藤
上拿將曹正榜擊斃崖為陡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怯手刃三四人由岩東攀藤
登崖礮砲殆盡槍砲不絕聲千總萬年清張福興項躍浴血致死孫升繼匪徒手推
墮十餘正起軍已入紹修正榜西路亦進匪不支持械巷門諸軍合擊之奪路出者
為扼隘軍所斬墮崖頗谷無算積中紹陵威屬男女均焚掠無一生降客居官僚及
弟子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為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孺幼穉四百餘婦孺有形色渾
然笑語如恒者弟子韓某堂等皆願從師死可異已出積中育子灰燼中果之撫
軍入山履勘州縣查封送慶均于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為通于里
慶等若是之速無幾銘墓者有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偽托詩書乃至結紳為之廷

舉應試堂其數載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收其亡命之徒從其教
者頗多場劫掠資往赴生為傾軋死為盡命實不辭所操何術臣從前訪問率稱積
書之士臣自漸覺匪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

亢掌櫃

京師大賈多晉人籍之江南多藏人也正陽門外糧食店有亢掌櫃者雄于財而人
懦其遠戚平姓素無賴恒鵬之亢雖不常破慳然為所窘者屢矣一日亢載米進城
牛車數乘絡繹于途遙見平施施來亢欲過平笑以手挽之曰卜者言予今日南行
利不謂適遇兄前途挑青帝者酒家也盍飲乎亢辭以有事平曰即有事遇我則無
事矣固邀之亢不肯平大怒曰邀汝飲叙親誼耳不飲是無親也無親者何顧情
昨家中適斷炊君有米數車當借石許為卒歲計也亢寤請緩期平曰君家妻子飢
亦食能緩期否亢辭窘極輒鞭牛行弗解平急解衣卧車帳中叱曰老僕能免我驅
車麼我亦不勝予十石米亢無計跪求也不聽請少其數不許時日色昏山亢恐誤行
徑汗如雨淚亦如雨聚而觀者如堵機俄有驢車繞轎來至此亦停轡一吼冠夫夫
下問狀亢具告之夫夫遽厲色叱平曰是汝言耶平怒曰是也何預汝臥不動丈夫

卷一

不答連奪車夫鞭鞭牛轟然一聲大車壓平腹而過平腹裂而死大驚坊保咸集大
夫曰渠自求死生之胡為越亢行曰汝勿恐我自殺之不爾罪也坊保將聚大知忽
忽南城御史至叱保退跪請罪大夫曰此皇城御道而奸民橫行若此需巡城胡為
者御史唯唯面如土大夫又曰有款亢者此為何歷死勿論言畢登車去御史坊
保不早報捷之見者皆咤舌有胥役曰此某王爺也

那天靈

張睢陽遭安賊之亂櫻城固守誓死殺賊千載崇崇猶有生靈吳中虞虞祀之尊為
都天時著靈異甲子五月州試有日矣子神神問為否得一蓋云不必問前程災來
眼下成喜人終不礙黑夜驚雷聲予以為必無恙乃次夜即有會匪王朝陽之黨因
之停考所謂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也王擬十六日舉兵投書江南裝送約為內
應使返至港為土匪所攔截之大局盡得其反狀並獲人名冊一本時牧通州黃
君金起素以廉明稱不動聲色按名擒獲悉斬之亂遂平所謂終不礙也

驗秘

甲戌會試後寶城令管君近修廷子聞縣訊奏端陽後一日就途僕楊大隨宿者

曉夢將殘覺耳旁有毛茸然初以為貓耳探之去旋聞鼻息通鼻微不可耐余亦就醒見月半燒從破窗中透入於聲猶未絕也楊大亦知遠起啟門呼車夫開車余問何如促乃爾楊大喘喘半喘曰早走亦好予知有異遂不語既就寢楊始言被林所困睡左則右睡右則左睡不碍人而睡味令人不可耐也余謂此狐之未成道者不然何不變化氣質投人所好而乃以其氣未去之身強欲近人討人厭惡也耶

太平鼓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戲以篋條為扇家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盆如鏡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石甕者則羣不逞結黨成群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聞聞聲耳為之聾道光中有結為太平鼓之會者聚眾百數十人各著大羊皮袍過膝者則羣圍之以袍裏而奔婦女號則聚而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淫淫馬往往至死其幸生返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察院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得為首數人斬以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現曹老官觀呂祖祠等廟集當上元前數日遊人如蟻尚有擺地攤買者然皆不過如盆如鏡供小兒玩矣

書燈自走

先君子景西公初入京館翰林國將軍謀智駿脫深敬德甚思錄儀見燈自走入室若有人持之者既而烟壺眼鏡等物皆蠕蠕然動當窗晚看玉一瓶倒植空中水不滴大駭呼童重覆大議將軍趨而入笑曰無恐此我家仙翁作祟耳則啟窗舍舍公明日具香詣空室禱曰仙翁勿復爾師辭南還人膽小也空中聞笑聲後遂寂

秘打驚

京師通州會館舊有秘打驚余南來有日雅住其中者兩月小姑姓玲甫六歲與婢輩戲後院中歸即發熱不止出症甚危家人環守夜三更聞後院擊鼓聲成大驚故僕李弄羅素奔至後院大言曰鬼子散爾以足踢數響皆倒聲遂寂明日小姑以變症卒

花妖

孫吉雲茂才錦與余同赴省試開後日盼使在客故有老海棠一株不花數載矣是秋忽枝葉茂盛開黃花鮮豔可愛花落結木八九枚香味遠勝常品傍有桃樹二亦風開如春時觀者接踵門成市庫相質以為瑞徵孫亦欣欣然自負紫紅綾樹抄

誌甚未幾榜發竟失望快快終日然則花間何國哀感特不正之氣感而成耳

蛇異

凡物之返常者不足為妖亦不足為瑞惟視乎家之盛衰以為感感者感此蛇凡三蛇而與敗各異國初吾族最盛居州南門戴氏能托一曰家宴猝見巨蛇頭如梧杖枕大廳檻上身屈曲穿房過舍直至宅後溝中尾細處猶如巨盤家人見大駭焚香祝之身暴縮蛇入溝中沒未十年此宅遂為族中常去又咸豐丁巳先君子卒于京先姑在家早起忽窗上掛死蛇長丈許姑見而嘆曰吾兄蛇屬也今死吾兄其有不諱乎泣不食至夕而都中之卦至姑痛哭成疾迨三月亦卒及同治丁卯分赴友人飲醉歸滅燭登床甫交曉聞唧唧聲與略略聲交作異之啟帳潛窺見巨蛇連鼠鼠窺從窗頭窺至地蛇不少搖且鳴且逐皆窺窺入床下去長竟無遺惟一蛇蜷委床下云又一日分歸過內人挑燈獨坐聞簾鉤搖動作聲出視簾鉤尾尾蛇門聲連屬仰視大駭乃一蛇蟠門上昂首吐舌如欲噬人內人大驚蛇被去明年分遂有南蘭之捷

祖宗示兆

庚子秋試之年余由長江掛帆逆流而上家中每日落時鬼聲啾啾然近鄰皆聞之咸以臨險為余危月餘子歸聲乃止報前二日余內戚洪姬住子家惡氣痛夜輒不寐坐見窗外一皓首翁蹣蹣庭中又一翁倚柱望月然鬚鬚若有有所思事皆不見轉瞬間又見戴帽者五六人自二門魚貫入雁立庭中三拜乃起復魚貫出明日始方食又見一矮人著白衣自門外匆匆入趨下不見予惴惴未知凶吉踰夕而報至矣

危症獲救

症至乳癰危矣乳癰至發于七十歲血氣已衰之身則尤危乎危矣當無解救之時而忽遇絕不相值之知又適操生是便獨之技此非有天焉以救佑于其中斷無如是其至巧如是其至奇者如吾祖母范太安人之事足述焉安人幼適先夫父兄呂公克昌公以力學早卒安人紡績供先府君諱愛如已出先府君既成立奉安人之京治家升井晨起率家人操作侍僕僕無屬色有以窮乏告者必盡力明之雖與賈弗傾也先府君棄養太安人乃率諸孫回里甫一載忽患乳癰甚危醫藥無效時江南全境陷賊唯吾通獨存鮮常難民紛紛渡江有鎮江名醫某率妻子奔過寓居

傳于大兄春池過諸途延至家為婦婦某聞呻吟聲問故大兄足額痛喻述安人病狀某笑曰太安人定無恙不憚何過我之奇也我以醫自法實無他長惟乳癰乃三代秘傳可百發百中耳兄大喜急延入視見癰已潰爛膿血腥臭歷歷可指嘆曰病至此無怪庸庸者束手也幸遇我猶可活兄拜求藥法醫出刀圭藥數應處踰如瘡口漸合未十日而愈後歷十數年乃卒噫奇矣

兩杯茶教匪

江蘇農下河一帶兩杯茶教匪其初肇于某寺僧傳死傳揚人感廣大而通州之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飲財聚眾愚民為惑者幾數千人然初無謀叛意也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陳某素性桀驁已由軍功保五品銜食雙糧矣心未滿仍多所要求總鎮抑之遂快快懷怨望潛濟江通款于福山髮逆云願獻通州逆苗西曰吾為若輩謀者屢矣是不可信果誠也當自破通州為誓陸陳慨然諾既返百思無計忽憶黃茅廣福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詣黃廣福言髮逆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託眾大懼陸言無妨也彼中苗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為張貼門首可勿機黃信之函致諸教首欽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及掌耳欲富貴當

卷一

十三

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六官尚書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為朝將空割已遂致勿自誤教愈聚爭出銀買空割偽職偏通境實則皆陸陳私刻髮逆不知也陸陳見教主易與復矯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威宣家置辦一槍一鎗隊如行伍黃內怯私議曰太平紙職名割秘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乎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弟強也然事後必勿悔黃終猶疑陸出一冊屬聲曰君輩已受偽職不從即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黃戰慄謝之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陸陳遣黃至賊壘實其言乃宵夜偕渡江見其酋威席款之後送天京朝天主溫語嘉納留住十餘日偕返于是教中信益堅置置器駐隊軍山將于五月十四夜攻州城城中文武差吏武營勇弁半教黨奸細備布街市官署夢也十二日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事某以無故斂民阻黃黃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即率眾焚其廬某奔至城告總鎮城中乃大震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反狀先是僧已寢夢神以足蹴之曰起起兵且至吾與城僧為援賊日奔起履幾穿矣僧驚起視神額汗淋漓不止泥履果刺港啟門遙聞山下呵殿聲紅燈隱隱官衙則通州城僧如僧知有變叩深之見軍山旌旗蔽天戈矛林立洋銃聲不絕乃從間道得至

城云通州教黃印山先生有幹和急命三門嚴守禦札各沙撫撫首事者明日沙量紫四人至城之各沙搜捕利黨盡得其單據掛號衣印信並職名冊一部于是搜捕功捷次第就擒最可哂者其黨職名悉僧神佛封號稱黃逆為玉皇上帝餘如都天靈官元帥真君火神龍王各從其好被拘或神色滿瀟不刑自承有悔而餉以肉食者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過一刻便升天何苦以堂堂食果我輩滿口至死卒不食其惡感如此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縛署前樹上見人狂言適官過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尚虛左待我獨為我凡界何為持刀者奉之去乃真十四日各門戒嚴總鎮率兵梭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數驚謠言不能禁捕得數人斬之乃少定雞鳴傳隊人心粗安越翼日陸陳傳到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獻首人于是局中皆色變拆牌某治荷亭總帥心背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說言為請命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屈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教中咸黃皆背逆百計不能得威潛泰州擄巨象偽為寶象者為點差物色即泰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嚴刑鞠問斷其腰以大舂舂之市刑後無血流黃油斗許其子解部官之給披甲人為奴其黨始稍稍息有司入奏頒匾額懸狼山及城隍廟

卷一

十四

黃公升蘇州守紳董亦叙功有差

長生猪

如皋城內某茶肆有猪五六頭同治十三年秋鬻其屠者將宰之甫就縛豕忽咬索斷奔西門直至余同舍生沈有才家以首觸門沈出家跪泣若求救者沈憫之詢知為某茶肆物贖之命仍奉其家迄今已六載矣腹腠腹肚地不能起重四五百斤矣毛盡白余光緒五年親見之

江慎修

江慎修安徽歙縣人好窮經尤精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頗精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其說甚新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起按之皆確有見館同里某富家三年元生一編喜愠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家厭之辭而慎修欣然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為茶會慎修適過主人邀入席慎修盡三爵食二銀首遂起辭富家挽留慎修曰定數也引富入至書室屏後見有便十帖書云三年寅主散一日遊公手而有未了緣明年九月九日還我紫米

英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只嘆兩銀囊大訝慎修平生不妄交惟與同村裡有
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解程曰月色大佳盍乘興入城共慎修曰夜二鼓矣入
城且十里倘不及返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
誠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觀異二人言坐石旁驗之俄有酒者以樽後擊石
去明午果載回葉舊處于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負與不遇目不忍聞慎
修名猶登往學慎修通他出戴徑入室探囊翻閱三日盡讀所藏書慎修歸葉師事
唯謹慎修問讀此間書未盡言盡矣慎修曰能用石戴曰未也異日借戴游龍上
見黃牛與黑驢慎修問戴曰牛孰勝戴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
然今于今為孟冬于日為壬子水旺土斯廢矣此理不可拘于一定而學所以貴于
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戴大悟學業日進名遂與慎修埒雍正初大吏薦慎修于朝上
召見慎修戰栗不能對乃薦戴戴口如泉湧剖切詳明上大悅問師孰優慎修曰
臣劣于師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老愚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
其誠賜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搜遺書得慎修周易釋義為梓之行于世

何中堂

京城有姚先生者以館為業冬夏唯著一衲與人言休咎有小應以是人咸異之如
舉胡佛生大吏方觀政刑曹喜其黃老術問姚名往拜請門願執轡為弟子姚言君
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共登壽域區區修鍊小道豈希聖希賢者所宜道哉胡悚然
起敬延至館微禮備至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不異常人住年餘忽覺頭頂胡
曰君部堂官何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愕然問故曰何公本天狐世無知者三年前余
館某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學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何公所不能害
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耶胡將信將疑明日聞即找何公果請病
假三日胡神之至第二日何公竟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
吾氏術願識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
求利之人哉胡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恒河沙數然究之費公長居今在
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烟雲杳渺之中反
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憚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求彼杳
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
焉又曰世局闊乎大匠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為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也余
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胡曰姚不知所往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粵逆之亂
京師米珠薪桂京員有斷炊者而胡幸以益俸無乏

好光

孫少谷同年言其伯祖某考取供職在玉牒館當差某朝貴廷之謀子書室近某園
樹林陰翳一夜秋風微起明月在天披衣坐海棠陰中悄然興離家之感忽聞殿山
後有女子嘆聲私念必主人春處趨避入房闥扉徑叩少頃聞細碎聲漸近窗
外作小語曰如此良宵各各醉夢固知非風雅兒也某不應則又以南窗子慣道
學體適才對月長嘆想阿誰如某心大動紙窗破窺之見二八女郎北地粧束清瘦
如帶而北風欲斷聲弄弄出意外徐應曰誰教道學但心怯耳幸甚夜無知者卿肯
慰寂寞否女郎曰南蠻子發天良與含笑推扉入擁之身輕如燕百媚橫生自言名
好地主人龍魂某即君姪姪相就耳孫亦不疑有是每夕必至某日就冠帶而黃

于其主人心疑之治酒飲其說言曰先生於身作客當珍體如金倘有所思僕當效命勿久辭也某頗頷曰蒙君厚愛敢私表願得紅袖作添香人耳主喜無難色畫出美婢俾自擇其偏覽無好無主入愛弗肯割遂言曰君果見思必得結治如好兒者主人力白其無既而恍然曰先生誤矣吾固素有此必欲作祟耳不早絕禍必不測某始懼求策主人為薦諸王府擇美婢贈之孤遂不至病亦旋痊

張忠愍公

寶山縣教復作張忠愍公國樞行畧云公姓張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生而長身豐材武絕人年十五之粵西貴縣從其叔父覲顧心弗喜也喜任俠結客門難走狗與有少年遊無以氣憤服群輩偶偶風兄事之會其家有為土豪所困者公怒率眾往劫破其質庫土豪訟諸官捕弗得而公之義聲已震為群盜所推有眾萬人不妄殺掠人為之語曰狂弱除張嘉祥前廣西巡撫勞公聞而異之遣大將招撫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于左江鎮專擇機剿土匪頗品瑤潘七九李樹青等境內肅清入部舉部撫深器重之使教督居弟子列乃改今名曰國樞字殿臣公由是感激思立功答知己逆匪洪秀全事起撫部微公募勇往剿以二百人破賊數萬于新

卷二

二

寧州咸豐二年三月調赴湖南破賊于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賊至長沙省城南路新開舖賊竄湖北復追剿至武昌省城攻破洪山寺賊壘自新寧州之捷入奏奉旨賞戴花翎補守備至是升都司賞給霍羅琦巴圖魯勇號時洪逆已從九江順流下竊據金陵矣公之立功自係桂林始後遂賊楚南北直抵江寧省城均與提督向公相倚如左右手賊聚太平向帥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應者公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賊眾聞公至大驚棄城走公徐接應入市不改驢歸報往返僅七十里中唱凱歌曰張國樞走馬取太平前復奏捷晉陞海州至福建漳州鎮總兵官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旬晉提督銜六年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于是向帥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流亡立解金陵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帶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據林陵關馳往江北復揚郡儀徵復渡江圍江甯城外賊營集長濠以困之經數年破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洲洲正當賊衝亦為我軍所據先是公平鍾山賊重被均擊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樂轎復句容賞黃馬褂復鎮江并授湖南提督世襲騎都尉復林陵關賞換雙眼花翎調補江南提督復揚郡蒙恩世襲三等輕車

都尉復九洲洲蒙恩世襲二等輕車都尉中間南方珍玩恩賜路綽先帝聖訓勇

征之中加以慎重公自念遠方武臣受任非常雖滿風泣日夜圖報是時向帥已獲勇營于軍欽差大臣某責人不諳軍機餉餉不時給公功名既感恩者益多方阻撓先後屢失事機度賊未易滅普以身殉扶一處界家人歸報示無還期江寧賊受圍日久勢極甚城垂破者屢矣為出柙計乃集各路剿賊恩并力一決勝負亡何官軍缺餉已五閱月士卒餉餉脫巾一嘆危在旦夕以公故猶未急公不得已躬詣某帥所長跪告急繼之以泣卒弗許退而念此饑軍終不支亟檄召副統帥某與相與戮力一鼓下省城擒賊首出萬死不顧一生事或濟副帥將行留守常郡何制府尼之羽書七往返不至賊聞之急攻官軍官軍操于營某帥適師大潰公聞變傳檄而呼墜馬幾絕立自鎮江馳至丹陽城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探懷中印授材官某令走掘下馬向關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死于水時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公在而東南大局支持八載公歿甫逾月常蘇二郡均相繼淪陷江南數十州郡十陷八九然則公之一身存亡安危所繫豈淺鮮哉先帝初得奏報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議恤八月奉上諭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贈太子

卷二

三

太保入祀昭忠祠其死事及原籍地方立專祠于謚忠愍

僂屍三則

武清縣濟顏村相傳有僂屍為祟許某本農家子居于隔河王氏一日赴岳家飲醉歸時紅日銜山深林陰翳中杳無人跡猝見荒塚上有披髮頭陷面目猙獰僂屍如蟻持小兒足大噴許驚極急策致敗且呼且馳頭陀棄所食大吼奔逐之陰風陡起樹葉墜如雨華文許幾為所攫正惶遽間忽見白波一片阻騎不得越許自料必死不顧遂流涕甫半陷泥潭中力鞭之突起幸水才沒腹得喘急到彼岸頭陀怒伏身作欲涉坎南及水意似怯軍火環而噴僂屍從擊巨爪指許呻吟作鬼聲近身遠望入墓塚間乃沒許回家大病經旬終身不敢過濟顏村云

順天老人王姓夫婦皆七十矣一子二孫以力田自給咸豐中直省所在荒饉蝗由偏野老人以疾卒既葬其子孫歸歸後有呼其小字者婦視其父也無恙問父何復活父言冥王查我陽祿未盡故歸與兒輩團聚耶子不疑奔告其母母亦喜舉二孫出迎相見慰籍再四起居如平時才半月携二孫遊西河而回云我老且昏將二孺子失去矣子急往覓竟不見心頗疑一日行市肆見江南客坐畫輪車忽停

夢子猶視之計曰君住何處滿面鬼氣得母有樂于室者此子乃白其無若曰君不明言十八日聞室皆鬼錄矣子言兩月前家父重生二子忽亡去耳餘無他異客曰此即為樂者君察其食時不動下類待其子與妻滿百日屠門大嚼矣子泣求按客曰歸儲大血一盃令家人各持其血歸其出者不勝我當自至子請偕行客許之既歸呼父父出奔見客色變子母各以蹄擊其肩怒甚伸掌逐其子以血稍和客出袖中寸許鏡照之曰孽畜爾屋宇已燒却且藏形不得高崇人耶父返身急過客手手中蹄連擊之伏而仆客壓以鏡索華石許焚之唧唧作聲臭氣不可勝過母子相抱且詢姓此客微笑不答僅拂衣而去自是遂大雨焉

貴族翁

貴族翁

卷二

貴族翁大與人劉姓住城外之廬各莊時天氣酷熱翁趨廟集回納涼槐樹下鼻血不止泥為之凝翁塞鼻已戲以血團泥作人馬形置樹蛙孔中有蜂蟻未數月民間喧傳樹下有紅衣怪騎馬出逐人行旅過者不敢置身往往好葉婦如遠近村各持械相守稍疏疏即被擄去明日得之槐樹下已昏然如中酒各戶苦之顧無計驅之去適翁在槐樹下復憩大樹下見路人結隊過皆假寐作懼狀翁怪之詢其故不顧而徐翁愈疑之行適里許翁始定曰翁見騎紅馬怪乎是能果人翁不死樹下幸矣翁細詢怪狀大笑曰是固我之嫡血脉也不圖靈活乃爾為若除之可乎取不信乃翁往治復至樹下翁取孔中人馬出數之曰以就難物借人餘難便積行若此好形骸空付爾矣碎而投諸河其怪遂絕

狗報冤

普通東門某善一犬其馴一日偶竊食某為疑也必殺之死天逃入某之犬犬方食見犬奔匿樹下某之出結結若畏懼求庇既已而某持杖和犬匿樹下如故某問見犬否犬頗指樹下某遂出而逐之曰春爾下犬忽發狂聲言犬討命家人問與女何冤曰我竊食罪不至死主人姓某匿汝家求庇耶汝不我我法助討焉

唐是汝死我矣我死肯令汝生耶家人百計為解卒不知曰錢債可賒命債不可賒也問何不棄主人曰未及時且我恨主人不及恨女之深也嗚呼竟死夫人之生死頃刻有在旁儻一言者吉而生其感之倍于主人言而死其仇之亦深于主人也豈可畏哉

郭恭圖

自捐軀之例與各省之需火者多子慕之顧其缺祇有此數優差不能備死大憲即欲調劑之疏通之恒苦于力不從心苟處實錄奔競之場而獨守進德退義之節恐遠鄰聞之貽費苦差且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揚州東鄉郭生一附貢耳才敏給工書善畫壯歲遊長安戰失利易士而商為質庫司會計頗不虛寒後知復由監捐大令竟將以孔方兄為文章吐氣為馮驩遊馬神廟見有治喪者詢之他知為舊賢愛子以療疾卒于郭郭頻生奇策由意交其僕畫得公子在京諸情狀遂托言回籍看金走成都素服佳用制軍俸之入至靈前痛哭流涕喪考妣無此哀也真曰出袖金餘曰僕藏公子姓屋中聞後往來無虛日下第後倒得邑令假公子十笏金今需火有日矣驛山絕泣血推心千里完宿父耳敢以人不知者負故人誼制軍泣曰君誠端士恨亡兒無福共切磋耳君如不棄當屈君連花幕中即奏留四川可也郭晚謝自此權傾一署費盡金至吳中大啟開閣居然貴族制軍亦稍稍知郭橫恣然終以愛子故且有還金之義高其為人遂畧其小節復保升知府加觀察銜且以二品頂帶予告歸里馬鳴鳴亦執知其以黃金為飾從宦海中試空兒妙手而與長眠不醒之公子曾無半面緣誠可謂神乎技矣

卷二

劉松山

陳宜山農文欽劉松山傳云松山字壽卿湘鄉人王壯武部下軍行特著精壯武與鄉兵最昂故號老湘營以三百人為一旅自壯武歿後松山接統十餘年名聞天下下不忍易營制松山長身瘦削謀勇兼備行軍處置尤識大體有唐李愬之風戰勝則讓功臨財則讓利故同時騎兵悍將見之皆馴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遂回自甘大軍由中路涇涼進松山統三十營由北路榆隴進陝連北山十里無人烟土賊危彭書福祥等據聚十餘萬便塞軍行松山身領騎兵定土賊得其死穴克回皆數百散靈州回巢與左侯會于金積堡分軍攻馬八條寨回首偽降伏地暗鎗中松山負創被姪錦棠曰連攻之毋反吾懷吾魂當督軍滅賊言畢而絕錦棠屠焉

狐船

柳官野史多載狐異然其幻化媚人往往在深山窮谷否在多年曠宮久曠空第耶從未有烟波浩渺之中借脂粉以耗人精血春有之自田生所遇始田生海陵人將赴金陵試見漢旁繫小舟甚精潔買之戲棹去行里許適渴甚思飲呼吳奴煮茶餽後一美婦擎簾出脫之麗絕持玉梳驟然曰儂有佳茗當解郎渴也啜之香沁脾單心旌蕩不自持問妙齡幾何矣不荅持瓶入回首流淚嫣然微笑田惑之每有所需皆先至至若預知春一日抵石浦感傷舊事伏枕長吁婦察之以所吸淡巴菰進且微哂曰如此風月胡樂鬱鬱耶君若有所思乎田曰人各有心豈卿所知者婦歸時睇曰儂不痴何不知也遂寒簾欲入田強挽之問卿知奈何婦粉頰紅羞默不語田魂搖欲

飛奔問卿見情否。仍俯首久之。佯指云。奚奴來遂通入後艙。田悵悵如有失是夜月白如雪。田伏枕不成寐。似聞隔板彈指聲。撥壁隙窺之。見婦挑燈支頭坐。踉蹌未訊。乃低吟古詩云。相見不相識。不如不相見。婦噓氣作小語云。僕豈忘情。恐奴知之。添笑柄耳。君伴睡。俟月上。遂寬當慰即岑寂也。田遂接衾卧。半胸簾有聲。時新秋嫩涼。月光中見皓質霜潔。瑟縮作寒。恍恍然啟帳入。田慰之。冷然卿矣。婦搖首笑不答。遂相纏繞。雞鳴乃去。田昏然入睡。既寤。見婦華粧坐枕側。因問船外英有人否。婦搖首。田因倚言。昨為卿變至骨醉。卿何術。令人清魂至此。婦顏赧。以手擊田口。輔作小嚔。自取兩前茗哺田。殷勤侍田起。自是每夜必至。田憇甚。越旬日抵家。訂後約而別。春殘田過紅板橋。見婦坐綠楊陰中。一小舟舫上。以手招田。急就之。婦遂搖柔櫓。明啞入藕花深處。繫纜蓮莖上。笑指云。此非鴛鴦雙宿處乎。取花簪。藉舟作茵。綢繆竟。久田曰。卿江湖飄泊。花月難懷。肯偕歸作白頭人否。婦曰。僕固願之。蒼蒼者不肯也。田問。婦妻淒然不答。且曰。君心頭人將至。好外護之。然思為怎始。變即恨胎。要則無可挽回。才回首也。田愈不解。因問卿其仙耶。婦曰。非仙。狐耳。先婿大腹費。致破家。上帝怒。變遂之。僕泣訴未傷命。乞擇我。自有尅。帝命綢終南山五百年。限滿乃得出。偶

洪承疇九世後身

吾通沈文清公峽由左都尹告歸里年已七十矣其封翁夫婦猶能子孫饒勝五位一室鄉里榮之長孫善慶以舉子大批需次溯江次錫慶由翰林官湖北監司善慶無子以錫慶子慎齋嗣慎齋故不羈還例捐同知為皖省釐局幹員會善慶卒于浙慎齋由皖奔喪扶柩歸明年聞曾伯國奎入覲國奎文清公友也慎齋謀往謁由申江蹴洋船破浪直去甫抵燕台時已海禁黑浪欲天黃霧四塞適對面有洋船來隱隱聞吹號聲洋人急轉舵避之舵壞轉瞬間霹靂一聲人聲鼎沸船中裂水汨汨入初及脰漸沒腹洋人急放小艇泉爭上落水無算慎齋時在中艙尚吸烟二僕即掖之下甫及舢舨上魄忽忽未及割輪船沉舢舨亦隨覆于是向以萬獲救者復被波臣苦延去幸未船停輪撈獲糧活者二十餘人而慎齋渺不知其所之矣二僕得挽其一氣已絕腹隆隆然如鼓洋人裹以乾持木杵按節舉之適日餘隨來舟返滬至家述其

賊家人具衣櫬赴燕台水邊招魂而葬焉其同母弟刑部副郎仰韓名景文素篤手足誼痛兄之死為文告諸神時其家奉北仙甚靈判云聞洗子疏知為暗水獄也爾兄本前明巨奸洪承疇九世復身勝國貳臣以洪為最死復入泥犁獄一世為牛宰祭恩陵再世為本朝郭爾泰坐貳立功塞外三世復人身官佐貳以功過不抵復入泥犁一十九年四世為駝五世為羊六世為蛇末實噬人七世八世俱為僧頗持戒行故九世得為官家子因平生剛愎懷惡多端例子同治癸酉入黃沙獄以扶嗣父官樞回籍遷至今年入黑暗水獄不知者以為文清之祀忠厚留遺何以至是殊不思議天道無私禍福皆由自招嗚呼孽緣未了善報將來不能顯為示也判批仰韓不勝悲歎夫輪迴之說儒者勿違然承疇以前朝大臣身事二姓毫不知恥所謂地獄之設正為此輩也使必以渺茫拆之則彼小人愈無所忌憚矣

鬼梳頭

先君景公公慕游貴州慕大像尋中夜弗寐獨聞主卷忽聞窗外闐闐聲細碎若玄
子遙鈎鈎私念署中烏有此疑懼未半俄陰風起室中燭幾滅公知有異急滅燭登
床覘其異時月朗如晝帳外纖絮畢現見一絕色女子由門隙跣行入據公所坐荷